

应用型高校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研究

梁 姣, 曾宇州, 曹舜理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8日

摘 要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推进教育数字化, 是应用型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学生发展支持体系的重要路径。针对当前主体责任模糊、沟通机制不畅、资源转化不足、评价反馈薄弱等问题, 本文基于协同治理与系统论视角, 构建“1+2+N”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 即以协同信息中枢为支撑, 以学生信息联络团和家庭育人指导团为保障, 以多元育人活动体系为载体, 并从运行路径、队伍职责、评价反馈和保障措施等方面细化机制设计。该模式有助于推动应用型高校育人工作由单一管理转向多元共育、由事务处理转向发展支持, 为协同育人机制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

应用型高校, 家校社协同育人, 协同育人机制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versity-Family-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Jiao Liang, Yuzhou Zeng, Shunli Cao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Chongq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Received: June 3, 2026; accepted: July 3, 2026; published: July 8, 2026

Abstract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involving universities, families, and society and

advancing educational digitization are important pathways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student development support system. In response to current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among participating parties, inefficient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and weak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1 + 2 + N” university-family-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systems theory. The model takes a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hub as its support, student information liaison groups and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groups as its safeguards, and a diversified system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s its carrier. It further refines the mechanism design in terms of operational pathways, team responsibilities, evaluation feedback, and safeguard measures. This model help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 development work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from single-subject management to multi-stakeholder co-education and from administrative affairs handling to developmental support,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innovation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s.

Key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volving Universities, Families, and 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家校社协同育人不仅关系学校教育和学生发展，也关系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和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提升[1]。应用型高校承担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使命，其人才培养过程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提升，也要回应学生在思想引领、心理健康、生涯规划、社会适应等方面的综合发展需求。当前，应用型高校在家校沟通、社会实践、校企合作和就业指导等方面已开展一定探索，但仍存在主体责任模糊、沟通机制不畅、资源转化不足和评价反馈薄弱等问题。基于协同治理与系统论视角，本文结合应用型高校育人工作实际，提出构建“1+2+N”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即以协同信息中枢为支撑，以学生信息联络团和家庭育人指导团为保障，以多元化育人活动体系为载体，探索符合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协同育人路径。

2. 应用型高校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逻辑基础

(一)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凸显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导向

立德树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根本任务。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学生培养不能只停留在专业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层面，还要关注学生价值观塑造、行为习惯养成、心理健康维护和职业发展引导等内容。已有研究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家校社”协同共育仍存在理念尚未形成、认识程度不高、形式较为单一和机制保障不足等问题，教育数字化转型则为拓展协同共育空间、提升个性化育人服务和推动数据赋能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2]。国际相关研究虽较少直接对应我国高校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概念，但在家庭、社区与学校伙伴关系以及大学-产业合作等领域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视角。Annala T 等在家庭、社区与学校伙伴关系研究中指出，有效的协同关系不应停留在学校对家庭和社区的单向动员，而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民主参与和可持续协作的基础上[3]。

由此可见,家校社协同育人并不是简单增加家长联系或社会活动,而是要推动学校、家庭和社会围绕学生成长形成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教育数字化则为信息共享、资源对接和过程反馈提供了新的组织条件。

(二)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的现实需求

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导向和职业导向,学生发展与专业学习、实习实践、职业认知和就业选择联系紧密。从办学定位看,应用型高校学生的成长过程更直接地嵌入专业实践、岗位认知和就业准备之中,许多成长问题并不是单一的学业问题,而是与心理状态、家庭支持、专业认同、就业预期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相关实证研究也从创新创业教育领域表明,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够通过创业胜任力和创业意愿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说明多元主体支持对大学生能力发展、职业准备和成长选择具有积极作用[4]。因此,单纯依靠学校内部教育管理,难以充分回应学生成长中的复合性需求,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支持。

从家庭层面看,家长与学校的联系往往集中在学业预警、心理危机、违纪处分等问题发生之后,日常成长陪伴和发展支持相对不足。相关研究指出,家校合作成效与教育者的主动沟通、平等尊重和沟通技能密切相关,系统化培养能够显著提升其家校合作知识、技能和总体能力[5]。因此,应用型高校家校协同不应局限于危机处置和事务通知,而应面向学生专业发展、心理适应和就业成长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

从社会层面看,企业、行业、社区和校友资源能够为应用型高校学生提供实践平台、职业认知和发展支持。但部分资源仍停留在短期讲座、参观交流或临时活动层面,尚未稳定嵌入学生成长过程。Santos等关于大学-产业合作的研究表明,高校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正在由线性技术转移转向更加系统的共同创造,中介机制在连接高校与产业、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和提升合作效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这说明,应用型高校不仅要引入社会资源,还要通过稳定的组织方式推动社会资源由“活动资源”转化为持续性的“育人资源”。

(三) 协同治理与系统论支撑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系统建构

家校社协同育人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多元主体,贯穿信息沟通、资源供给、过程支持和效果反馈等环节。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围绕共同目标,通过责任分担、资源共享和规则协调形成合作关系,为明确各方角色边界、优化协作流程和整合育人资源提供理论依据,当前研究中,王建虎等从协同理论“三大原理”视角指出,数智技术能够通过数据贯通、算法分析和流程优化,促进资源融通、目标共识与行动协同,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践路径[7];张驰和彭贞贞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论视角指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仍存在合作育人共识不统一、实践碎片化和责任边界不清晰等问题,应通过厘清权责、强化协作和条件赋能,构建“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格局[8]。

从系统论看,家校社协同育人是由主体、信息、资源、活动和评价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相关研究从系统论视角指出,“家校社”协同育人系统包含全员、全要素和全过程,家庭、学校、社会等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关系,系统运行效能取决于各主体权责配置、资源供给、信息沟通和内外循环机制的整体协调[9]。由此可见,协同信息中枢、育人队伍、多元活动与评价反馈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工作板块,而是共同构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系统的关键要素。任何环节运行不畅,都会影响整体育人效能。因此,应将平台、队伍、活动和反馈纳入统一框架,通过信息流动、主体协作和动态反馈实现整体优化,避免家校沟通碎片化、社会资源临时化和育人活动形式化。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1+2+N”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以信息中枢贯通协同链条,以两支队伍建设落实主体责任,以多元活动承载家庭和社会资源,推动协同育人由零散参与转向机制化运行。

3. 应用型高校“1+2+N”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的基本构建

(一) “1+2+N”模式体现了平台支撑、队伍保障与活动承载的统一

应用型高校家校社协同育人要真正发挥作用，不能只依靠临时性沟通或单项活动推动，而需要形成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载体。基于应用型高校学生成长特点和学生工作实际，本文提出“1+2+N”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其中，“1”是指一个协同信息中枢，主要解决家校社之间信息分散、反馈滞后和资源对接不畅的问题；“2”是指学生信息联络团和家庭育人指导团两支核心队伍，主要解决协同育人中责任落实和组织保障问题；“N”是指覆盖学生成长全过程的多元化育人活动体系，主要解决家庭和社会资源进入学生发展过程的场景问题。由此，“1+2+N”模式不是平台、队伍和活动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信息流动带动主体协同、以队伍建设保障责任落实、以活动体系促进资源转化的整体性育人结构。

(二) 协同信息中枢为家校社沟通提供基础支撑

“1”即建设一个家校社协同信息中枢。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协同信息中枢并不意味着另行建设一套复杂系统，而是可以依托企业微信、智慧学工平台、校园信息化系统、就业服务平台等已有资源，形成兼具数据汇聚、信息共享、智能分析和协同反馈功能的育人平台。通过对家校沟通、资源发布、活动组织、反馈收集和数据分析等功能进行整合，协同信息中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信息壁垒，促进育人资源精准匹配和协同行动有序开展。

(三) 两支核心队伍为协同育人提供组织保障

“2”即组建学生信息联络团和家庭育人指导团两支核心队伍，为协同育人提供组织保障。学生信息联络团主要负责学生在校成长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反馈，可由辅导员、班导师、专业课教师、心理健康教师、就业指导教师和学生骨干等组成，从思想动态、学业状态、心理适应、生涯规划和就业成长等方面掌握学生发展情况，及时开展分类指导和精准帮扶。家庭育人指导团主要面向家长开展教育理念引导和家庭支持能力提升，可由辅导员、心理健康教师、就业指导教师、专业教师、企业导师和优秀校友等组成，通过家长课堂、专题讲座、咨询指导等形式，帮助家长理解大学生成长规律和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特点，引导家长由单纯关注成绩和就业结果转向关注学生成长过程和发展能力。两支队伍相互衔接，前者侧重“发现问题、掌握状态、跟踪成长”，后者侧重“指导家长、回应需求、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由经验性工作转向组织化、常态化运行(见表1)。

Table 1. Composition, responsibilitie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the two core teams

表 1. 两支核心队伍的成员构成、职责分工与协作机制

队伍	成员构成	主要职责	议事规则	协作机制
学生信息联络团	辅导员、班导师、专业课教师、心理健康教师、就业指导教师、学生骨干	收集学生成长信息；开展分类研判；建立成长支持台账；跟进学业、心理、就业和实践帮扶	每月例会；重点学生随时会商；重大风险按学校制度即时上报	与家庭育人指导团共享必要信息；与心理、就业、团学、教务等部门建立转介通道
家庭育人指导团	辅导员、心理健康教师、就业指导教师、专业教师、企业导师、优秀校友、家长代表	开展家长课堂、专业说明、就业政策解读、心理健康指导和家庭沟通支持；吸纳家长与校友资源	每学期专题会；重要节点开展线上家长会；家长反馈分类处理	与学生信息联络团共同制定家校沟通方案；与企业、社区、校友资源库联动开展活动
联合工作机制	二级学院牵头，学生工作部门、教务、就业、心理中心、团委及合作单位参与	统筹资源、解决跨部门问题、审核敏感信息共享、评估协同育人成效	季度复盘；年度总结；重大事项“一事一议”	建立责任清单、项目清单、风险清单和改进清单

(四) 多元化活动体系拓展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场景

“N”即围绕学生成长全过程打造多元化育人活动体系。应用型高校可结合学生成长阶段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围绕入学适应、学业发展、心理支持、生涯规划和就业成长等关键环节,开展新生家长会、云端家长课堂、专业认知讲座、学业预警反馈、心理健康指导、企业开放日、校友职业分享会等活动,推动家庭和社会力量有序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增强协同育人的连续性和实效性。

由此可见,“N”项活动并不是简单增加活动数量,而是围绕学生成长关键节点形成持续性的育人场景,使家庭和社会力量能够有序进入学生适应大学、专业成长、心理支持、实践锻炼和就业发展全过程(见图1)。



Figure 1. The “1 + 2 + N” university-family-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图1. “1 + 2 + N” 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图

4. 应用型高校“1 + 2 + N” 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的运行机制

(一) 运行流程：信息流、决策流与反馈流的闭环联动

为增强“1 + 2 + N” 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的可操作性,应进一步明确其运行流程。该模式以协同信息中枢为基础,以学生信息联络团和家庭育人指导团为执行主体,以多元化育人活动体系为实践载体,形成“信息采集 - 分类研判 - 协同处置 - 活动实施 - 跟踪反馈 - 复盘改进”的闭环运行路径。其中,信息流主要体现为学生成长信息、家庭反馈信息和社会资源信息在平台中的汇聚与共享;决策流主要体现为两支核心队伍对学生成长需求和育人资源的分类研判与协同安排;反馈流则体现为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主体对育人过程及支持效果的评价反馈。三类流程相互衔接,共同保障协同育人机制有序运行(见表2)。

Table 2. Operational pathways of the “1 + 2 + N” university-family-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表 2. “1 + 2 + N” 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运行路径表

运行环节	信息流	决策流	反馈流	责任主体
信息采集	收集学生学业、心理、就业、活动参与、家长反馈和社会资源信息	明确重点关注对象、家庭需求和可调用资源	形成学生成长信息台账和资源清单	协同信息中枢、辅导员、班导师
分类研判	对学生成长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区分一般需求、重点关注和特殊支持	学生信息联络团开展初步研判，必要时提交学院协同议事	记录研判结果和处理建议	学生信息联络团
协同处置	将学生需求与家庭支持、校内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匹配	明确责任主体、支持方式、完成时限和预期目标	形成帮扶记录或活动实施记录	学生信息联络团、家庭育人指导团
活动实施	依托“N”项活动开展入学适应、学业发展、心理支持、生涯规划和就业成长等实践	根据学生年级、专业和发展需求确定活动内容和参与主体	收集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导师反馈	二级学院、心理中心、就业部门、社会导师
跟踪反馈	持续记录学生状态变化、家长参与情况和社会资源使用效果	判断是否结项、继续跟进或升级处理	形成阶段性反馈报告	两支核心队伍
复盘改进	汇总平台数据、活动数据和评价数据	优化平台功能、队伍分工、活动设计和资源匹配方式	形成改进清单，进入下一轮运行	学生工作部门、二级学院

(二) 信息共享机制提升协同育人的精准性

信息共享机制依托协同信息中枢，重点完善信息发布、反馈收集、问题研判和持续跟进流程。学校可围绕学业发展、心理健康、生涯规划、实践参与和就业指导等内容分类建立沟通机制。对于专业认知讲座、就业政策解读、社会实践项目、校园安全提示等一般性教育信息，可面向家长适度推送；对于学业预警、心理困扰、家庭变故、就业压力等重点问题，则应由辅导员、班导师、心理教师或就业指导教师综合研判后，再确定是否以及如何与家庭沟通，避免简单化、标签化处理学生问题。

同时，高校应建立学生成长支持台账，对重点学生的学业状态、心理变化、家校沟通、帮扶措施和后续反馈进行记录，减少因人员更替、学生转专业、实习离校等造成的信息断点，提高育人支持的连续性。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共享必须坚持必要、适度和安全原则。涉及学生隐私、心理健康、家庭经济困难、违纪处分等敏感信息时，应严格履行审核和授权程序，防止因过度沟通损害学生权益。

(三) 主体协同机制明确多元参与的责任边界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关键，不是简单把更多主体纳入育人过程，而是要在价值同向、角色明确、资源畅通和机制健全的基础上，明确不同主体在学生成长支持中的功能定位^[10]。应用型高校在推进“1+2+N”模式时，应避免出现学校“一头热”、家庭“被动接收”、社会“临时参与”的情况，而要通过相对清晰的责任分工，使各方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作用。

学校是协同育人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应统筹辅导员、专业教师、心理健康教师、就业指导教师和学生骨干等力量，形成日常联系、专业指导、心理支持、就业帮扶和朋辈互助相结合的育人体系。家庭是学生成长支持的重要力量，高校应引导家长尊重大学生成长规律，由单纯的生活照顾者、问题处理者转向成长陪伴者和发展支持者。社会主体则主要在实践育人和职业发展支持中发挥作用，企业导师、行业专家、社区组织和优秀校友等资源应有序嵌入实践教学、实习实训、职业体验、创新创业和就业指导等环节。通过明确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边界，能够推动多元主体由松散参与转向稳定协同。

(四) 资源整合机制增强社会资源的育人效能

在校内资源方面,应加强学生工作部门、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创客学院、团学组织等部门协作,打破信息壁垒和工作边界,围绕学生学业、心理、就业和实践等复合性需求提供整体支持。在家庭资源方面,高校可根据家长职业背景、教育经验和参与意愿,引导其适度参与职业分享、实践指导、家校座谈等活动,但应把握家庭参与边界,避免家长资源工具化或家庭过度介入学生在校管理。在社会资源方面,应用型高校应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资源遴选、项目对接、过程管理和效果评价机制,将企业、行业、社区和校友资源有序嵌入岗位认知、实习实践、职业规划和就业帮扶等环节,并通过导师库、项目库、案例库等方式分类管理、精准匹配,推动社会资源由“活动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

(五) 评价反馈机制推动协同育人的持续改进

评价反馈是“1+2+N”模式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家校社协同育人不能仅以活动数量、信息推送次数或参与人数作为衡量标准,更应关注其是否真正促进学生成长和机制优化。因此,应建立兼顾过程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的评价反馈体系。过程性评价主要关注信息发布、队伍协作、活动实施、资源对接和问题响应等情况;结果性评价则重点考察学生学业状态、心理适应、专业认同、实践能力、就业能力以及家庭支持质量、社会资源转化效果等变化。基于上述思路,可构建兼顾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的评价反馈量表(见表3)。

Table 3.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scale for the “1 + 2 + N” university-family-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表 3. “1 + 2 + N” 家校社协同育人评价反馈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类型	评价方式
信息平台运行	信息发布及时性、家长反馈渠道畅通度、学生成长信息台账完整度	过程性指标	平台数据、工作记录
队伍协作情况	两支队伍会议开展情况、问题研判及时性、责任分工明确度、跨部门协同效率	过程性指标	会议记录、工作台账、教师评价
活动实施效果	活动覆盖面、学生参与率、家长参与率、社会导师参与情况、活动内容匹配度	过程性指标	活动数据、问卷调查
资源整合水平	企业、行业、校友和社区资源数量,资源分类管理情况,资源与学生需求匹配程度	过程性指标	资源库记录、项目档案
学生成长成效	学业状态改善、专业认同提升、心理适应增强、生涯规划意识提升、就业能力提高	结果性指标	学生问卷、访谈、个案分析
家庭支持成效	家长对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理解程度、家校沟通满意度、家庭支持方式改善情况	结果性指标	家长问卷、访谈反馈
社会资源转化成效	社会资源由短期活动转化为长期项目情况,企业导师等参与育人的稳定性	结果性指标	项目记录、导师反馈
机制改进成效	问题闭环处理率、改进措施落实率、典型案例形成情况、制度化成果转化情况	结果性指标	工作总结、案例复盘

在评价方式上,高校可以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访谈交流、平台数据、工作台账和案例复盘等方式[11],既了解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主体的主观感受,也分析活动参与率、问题响应时效、资源匹配效果、就业帮扶成效等客观数据。评价结果应及时用于改进工作,建立“调研-策划-实施-评估-改进”的闭环管理流程[12]。对于平台使用率不高、家长参与不足、资源对接不精准、活动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应形成问题清单和改进清单,并通过持续优化推动“1+2+N”模式由阶段性探索走向常态化运行。

5. “1+2+N”模式推行的现实障碍与保障措施

“1+2+N”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的运行，既依赖信息平台、育人队伍和活动体系的协同，也受到主体参与意愿、资源供给能力、组织协调效率和数据安全边界等因素影响。应用型高校在推进该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实际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阻滞因素，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措施。

(一) 参与动机不足与分类激励机制

家校社协同育人涉及学校、家庭、企业、校友等多元主体，但各方参与动机和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教师可能因事务性工作较多、投入难以量化而积极性不足，家长可能因责任认知偏差而参与不够，企业导师和校友也可能因时间成本和合作收益不明确而缺乏持续动力。对此，应用型高校应建立分类激励机制：对校内教师，将家校沟通、重点学生帮扶、社会资源开发等纳入育人成效评价；对家长，通过线上家长课堂、就业政策解读和个别咨询降低参与门槛；对企业导师、行业专家和优秀校友，通过聘任社会导师、共建实践项目、颁发合作证书和展示合作成果等方式增强参与获得感，推动多元主体由临时参与转向持续支持。

(二) 资源投入有限与项目化嵌入机制

应用型高校虽具备一定的企业、行业和校友资源，但资源分散化、临时化和活动化问题较为突出，多停留于讲座、参观、交流等形式，难以持续转化为学生成长支持。同时，平台建设、人员配置和经费保障不足，也会影响协同育人的稳定运行。对此，高校应坚持“整合存量、优化增量”，依托智慧学工平台、就业服务平台等现有基础建设协同信息中枢，完善信息发布、资源匹配、过程记录和反馈收集功能；并通过导师库、项目库、案例库和实践基地清单，对企业、行业、校友等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和项目化嵌入，推动社会资源由“活动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

(三) 组织协同壁垒与分级响应机制

家校社协同育人涉及学生工作部门、二级学院、专业教师、就业指导部门、企业导师和家庭等多元主体，实践中易因职责边界不清、信息掌握不对称和 workflows 不统一，出现信息重复收集、问题转介滞后、责任落实不明等情况。对此，高校应建立分级响应和协同议事机制：一般性成长需求由学生信息联络团记录、研判和跟进；涉及学业预警、就业困难等重点问题，由辅导员、班导师、心理教师、就业指导教师等共同会商，必要时联动家庭育人指导团开展支持。同时，应明确“发现-研判-转介-支持-反馈-复盘”流程，落实责任主体、办理时限和反馈方式，提升协同育人的运行效率。

(四) 数据隐私风险与授权管理机制

协同信息中枢在提升信息共享和资源匹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数据过度收集、权限边界不清和信息泄露等风险。大学生具有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家庭和社会主体并不当然享有获取学生全部信息的权利。对此，高校应建立分类管理、分级授权和过程留痕机制：一般性教育信息和活动通知可适度推送，涉及个体成长状态的信息应明确使用目的、知悉范围和保存期限，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应履行审核、告知和授权程序。同时，平台应完善权限管理、日志记录、定期审查和数据清理制度，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和信息安全边界的基础上，保障家校社协同育人规范、稳定运行。

6. 结语

“1+2+N”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以协同信息中枢为支撑，以学生信息联络团和家庭育人指导团为组织保障，以多元化育人活动体系为实践载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当前应用型高校协同育人中主体责任模糊、沟通机制不畅、资源转化不足和评价反馈薄弱等问题。该模式强调平台、队伍、活动与机制之间的系统联动，有助于推动应用型高校家校社协同育人由零散探索转向常态运行。

未来，应用型高校应进一步完善制度保障，规范数字平台使用，提升家庭和社会主体参与育人的持

续性与有效性,使家校社协同育人真正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为学生全面发展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基金项目

校级辅导员择优资助计划项目(FDYZYZZ202503):“十五五”规划背景下高校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 [1] 邵晓枫,罗志强.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新价值、新逻辑与新机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2(3):98-106+203.
- [2] 黄长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家校社”协同共育的问题检视、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电化教育研究,2023,44(7):82-87.
- [3] Teemant, A., Borgioli Yoder, G., Sherman, B.J. and Santamaría Graff, C. (2021) An Equity Framework for Family, Community, and School Partnerships. *Theory Into Practice*, **60**, 28-38. <https://doi.org/10.1080/00405841.2020.1827905>
- [4] 陈松柏,王一涛,疏德明.家校社协同共育何以塑造大学生创业行为——基于创业胜任力和创业意愿的链式中介作用[J].高教探索,2026(3):119-128.
- [5] 刘建金,张倩.师范生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的课程实践研究[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6,46(1):39-52.
- [6] Santos, T.N., Dias, J.G. and Mendonça, S. (2026) From Transfer to Co-Creation: Charting the Prospects for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 **40**, 383-403. <https://doi.org/10.1177/09504222251370090>
- [7] 王建虎,刘巴丹,李雅婷,等.数智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作用机理及实践向度——基于协同理论“三大原理”视角[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6,38(2):71-81.
- [8] 张驰,彭贞贞.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论视阈下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优化研究[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5(5):54-63.
- [9] 于敬茹,胡宇慧.系统论视角下“家校社”协同育人运行机制研究[J].就业与保障,2024(5):172-174.
- [10] 刘晓贺,王彬,王祎.教育强国视域下“家校社”体育协同育人实施路径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5,40(6):695-702.
- [11] 邵晓枫,郑少飞.新形势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特点、价值与机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5):82-90.
- [12] 刘艳玲.基于“12345工作法”的技工院校家校社协同育人路径研究[J].汽车维修与保养,2026(5):146-147.